

近年来,随着文博产业的兴起,故宫越来越受关注。但除了“宫斗戏”之外,人们对故宫的了解到底有多少?故宫里的珍贵文物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?近日,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——

祝勇:故宫文物,见“物”更应见“文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叶思平 图/受访者供图



祝勇

1 不要让“宫斗戏”遮蔽了目光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为什么故宫对于理解真正的中国如此重要?

祝勇:故宫,这座六百多年的皇宫(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),近千年的博物院(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),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。在这座恢宏浩大的博物院里,收藏着一件最大的文物,就是紫禁城这件不可移动的文物,更收藏着超过186万件的可移动文物。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,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国宝。

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建造完成的,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却不限于明清两代。这些可移动文物,上起新石器时代,下至当代,串连起的,是至少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。故宫及其宝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,它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

羊城晚报:故宫背后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,但是很多人一提到故宫,就想起“宫斗戏”。

祝勇:现在很多自媒体和大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是偏狭的。我们再三讲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本营,但是很多人好像对真正的文化视而不见,而是对“宫斗戏”更感兴趣。这是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,被遮蔽了目光。

比如说,很多到故宫参观的游客,直奔着后宫去。故宫明明有那么多珍宝,比如李白唯一的书法作品真迹就在故宫,还有玉器,通过故宫的玉器收藏,可以串联起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。天天说要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什么样的文化值得去传承和发扬。

2 故宫有很多比“翠玉白菜”美的珍宝

羊城晚报:还有哪些打开故宫的正确方式?

祝勇:首先还是应当多去看故宫的展览,比如,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收藏铜器最多的博物馆,一共16万件,其中特别珍贵的有1670件带先秦铭文的青铜器。还有11000件金银器、19000件漆器、6600件法琅器,这些都是传世的艺术品;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收藏了20多件汝窑瓷器。传世汝窑瓷器数量很少,现在全世界仅有100余件完整的汝窑瓷。现在很多人去中国台北看翠玉白菜,其实在故宫有很多比“翠玉白菜”美得多的珍宝。

羊城晚报:大众对故宫、对文物认知的偏差,是否也是您创作的动机?

祝勇:对,还是需要向大众普及故宫的建筑之美、文物之美。我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展现故宫的历史,写了《故宫六百年》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等。还有写那些不可移动文物的,包括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等,从古玩、绘画、书法等方面分门别类讲述故宫之美。从实际效果来看,还是很成功的。说明市场有这方面的需求,大众也希望真正走进故宫、了解故宫。

3 中国古代建筑是不断生长的生命体

羊城晚报:和当代建筑相比,古代建筑的美体现在哪些方面?

祝勇:跟古代建筑相比,当代建筑同质化严重,缺少美感。中国古代建筑,美得震撼人心。像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,有上干座建筑、9000多个房间,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的代表之一。站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上鸟瞰这座皇家宫殿全貌,金黄色琉璃瓦覆盖的高低错落、形态各异的殿宇楼阁、亭台廊庑尽收眼底,美丽而壮观。

为了造就这种美,古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经验的积累。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,比如廊、柱、斗拱、台基,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,到现场组装。建筑就像家具,榫卯相合,天衣无缝。而且,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,也是一个不断生长、新陈代谢的生命体。

羊城晚报:古人对建筑的审美和态度,是否也体现了他们对人生、对生活的态度?

祝勇:当然。建筑是为人服务的,人和建筑之间是有一种关系的,人在建筑当中的感受是什么样的,那些古代的建筑师是“门清”的,特别清楚。

4 文物的背后是人的精神

羊城晚报:从一张小小的龙榻就可以看到帝王生活的细节和情感需求,这也是您解读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,从具体的人出发,带着温度去看建筑、看历史。

祝勇:对,解读建筑还是要从人性化视角出发,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,我们文物带一个“物”字,但它背后主要的还是精神,体现的是人的精神,是“文”。

我写故宫也是,更为关注历史中人物的命运与生命体验。在这座宫殿中,明清共有24位帝王,唯有乾隆皇帝,为这座宫殿打上了最鲜明的个人标记。他修建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,是六百年皇官建筑中灵动活跃的部分。

像宁寿宫的倦勤斋,对于乾隆皇帝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“倦勤”,说明他累了,要由“公共”的乾隆,退回到“个人”的乾隆。他要一个私密化的空间,摒弃政治的重压和礼制的烦琐,回归那个真实的自己。

羊城晚报:说到人文与生活,如今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创产业特别红火,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?

祝勇:当年单霁翔院长说过一句话,就是“把故宫文化带回家”,他没带“把故宫文创带回家”,他说“把故宫文创带回家”。把文创带回家很容易,你花钱买了就带回家,但他的目的是把故宫的文化带回家,就是通过这些文创产品,引发你对故宫文化、故宫文物的关注。

比如《千里江山图》可以做成很多文创,杯子、鼠标垫、雨伞、服装等,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候,会关注到这样一件文物,甚至去关注它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,这就起到传播的作用了。所以文创是一把钥匙,引发大众对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它背后内涵的汲取。

5 反复修改小说的过程比写散文艰难

羊城晚报:除了用非虚构的手法讲述故宫的人与事,您还创作了虚构的历史小说。虚构与非虚构创作,哪个更难?

祝勇:写小说更难,因为它跟非虚构散文写作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。而且小说我写得不多,目前为止只写了两本,一本《血朝廷》,一本是现在正在写的《太和殿》,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,本来今年就想带来南国书香节的,但是我还在改,已经改了两年多了,年内应该能出来。

羊城晚报:让您反复修改的点是什么?

祝勇:小说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,你必须在脑海里去虚构出一个体系,这个路很容易走错,你可能写了10万字、20万字,突然发现这些已经写好的文字是无效的,你必须把它全部拿掉,然后从再写起,这种情况在小说写作里是常见的,这个过程挺艰辛的。

《太和殿》的第一卷我写了34万字,第一次修改我就拿掉了一半,拿掉了18万字,然后就剩下十几万字,几乎重写,这个过程不断在反复。写小说有大量的无效工作,但写散文没有这种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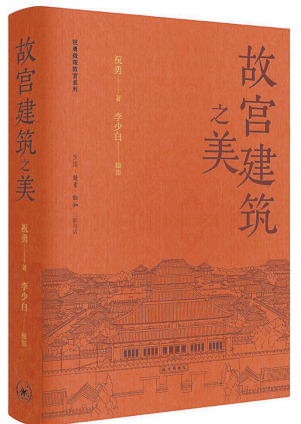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:当下历史小说创作非常活跃,读者也很多。像马伯庸的历史小说,非常受欢迎。您有关注其他人的历史小说创作吗?

祝勇:说实话我就看过马伯庸《长安的荔枝》。去年参加录制《我在岛屿读书》节目,在机场看到这本书,挺薄的,七八万字,我就在机场书店买下了,在4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就把它看完了,看完下飞机正好马伯庸也赶来,我们见面就聊书里面的场景。

我觉得这个故事写得非常成功,马伯庸就从一首诗“无人知是荔枝来”演绎了这么一段故事,整个闭环非常完美。所以我觉得马伯庸在捕捉历史方面还是非常有力量的,尤其是那种细节的捕捉。然后他有问题意识,他写历史会结合当下的问题,历史只是一个题材,实际上他在表达对当下的关切,所以他的书在今天非常畅销。

羊城晚报:如今故宫的冰窖还在使用?

祝勇:对,还在用。我从冰雪餐厅厨房那里得知,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,存入冰窖,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。此后,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,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,都会清晰地意识到,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,也是一条现实的、鲜活的、有生命力的河。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,仍然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,介入我们的生活。



故宫之美

E-mail:hdzp@ycwb.com

有感于思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一本新书的后记

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经典的炼成》是我一本没有计划好的书,因此就多了一点意外之喜。很多时候,文章都是编辑催逼出来的,当时觉得很有压力,甚至有烦躁之感,事后又觉得很是畅快,满怀谢意。可能很多书都是这样诞生的,在我却是第一次经历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我,那真是熟悉得不得了,就连单位招牌都感觉很亲切。十余年来,我有过多次机会参加到出版社的各类活动中。但是,很惭愧我还没有成为“十月”的作者。韩敬群是老友,近年来每次见面几乎都会提到约稿,我总是笑而不答。一是自己确实也拿不出像样的书稿,二是隐约中也觉得,这不过是一种热情的礼貌用语,可以不完全当真。但敬群的说法越来越具体,我就必须认真对待了。

请从事文学的人来谈经

拒绝流行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教授

是“立规矩”还是霸凌?

真的,你们精致到、脆弱到、蛮霸到连1岁孩子的啼哭都不能容忍了吗?这是我看到这条让人火冒三丈的新闻时,从火中同时迸出的评论。

新闻大家都看到了,视频也是当事人自己发的,他们可能还把自己当成了旅途中的乐于助人、帮人育儿的英雄,还等着发出视频后大家点赞。当事人发视频称:奶奶带着一岁多的孙女乘飞机,孩子哭闹不止。很多人用纸巾堵住耳朵,还有人后排躲清静。大家“抗议”收效甚微,于是她和另外一个阿姨,把孩子从奶奶手里抱过来,抱到飞机厕所里“立规矩”:你什么时候连续3分钟没有哭,就什么时候带你出去找奶奶。事后,孩子2个多小时都没哭,后来还一起吃早餐一起开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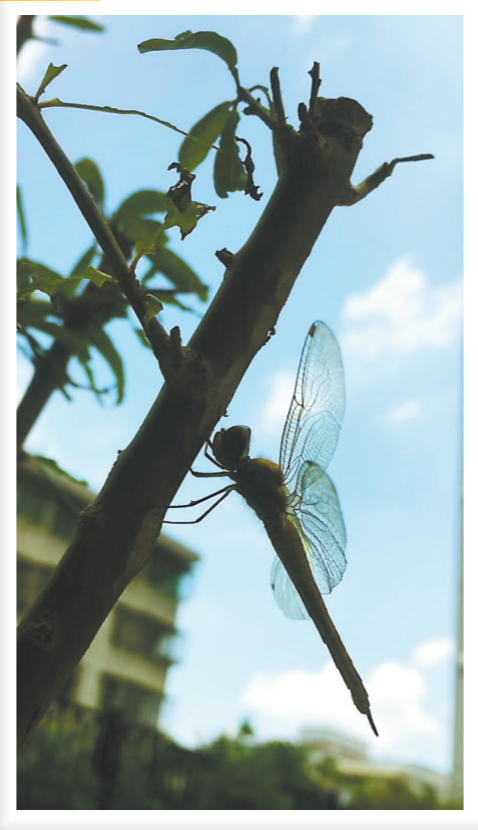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当事人自诩为“好人好事”的描述,可激怒了公众的愤怒,把这么小的孩子从亲人手中抱走,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,让两个陌生人“立规矩”,这会让孩子多么恐惧!将心比心,将一个1岁多的孩子这么抱走、关闭、教训,不就是一种虐待吗?是,公共空间的孩子哭闹会让人烦躁,但这是孩子的本能,对这种无法避免的哭闹,保持某种宽容、耐心和“善意的忽略”,是一个社会应有的善良。

1岁左右的孩子,怎么“立规矩”?哭闹是他们的本能,警察把你抓走,不哭才让见奶奶,以这种恐吓的方式禁绝他们的哭闹,是

“成年人天理,未成人的人欲”,是显然的虐待。难怪有人说,上次看到这样的情况,还是校园霸凌。感觉没错,这不就是一种霸凌?

我们的公共交通空间,对孩子的包容度似乎越来越低,所谓“权利意识”“权利意识”增加,那种权利和权界,只是成年人角度的权界,没有给未成年人特别是孩童留下空间。上述无耻的“立规矩”,对于飞机上的人,只是旅途的一个小插曲,但对于一个孩子,童年的伤害,密闭厕所中被陌生人训话的可怕经历,可能影响一辈子。

随手拍



三见蜻蜓

图/文 黄光月

8月19日,中元节前一天晚上,当我打开洗衣房的时候,看到玻璃窗外面盆栽的“龙吐珠”花枝上停着一只蜻蜓,我赶紧拿起手机走到室外把它拍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三次在中元节前后拍到蜻蜓了,前两次分别是在2021年和2022年中元节当天,而且两次都是在院子里同一棵石榴树上拍到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昙花的话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海龟爱心站

在这所宽敞的茅屋内,几只体型巨大的海龟在一个巨型的水缸里游来游去——它们都是伤龟和病龟,被义工从沙滩捡回来救治的。

在贝宁的滨海城市大波波,有个成立了23年的志愿团体,通过“海龟爱心站”,专事保护海龟,16名义工多年来拯救了不计其数的海龟。

过去,海龟和海龟蛋都是当地居民吃掉的。海龟肉味美、海龟蛋滋补,因此,它们常常在夜晚守在沙滩上,等待海龟上岸产卵。海龟历尽艰辛地完成产卵后,把卵埋在沙坑里,疲惫地爬向大海,这时,他们便会追捕海龟,再扒开沙坑,取走海龟蛋。回家后,食龟肉、吃龟蛋。

不知不觉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叶圣陶、巴金的一生友谊

《收获》杂志2024年第五期,以《叶圣陶巴金书简》来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。这个纪念专辑收录了他们的往来书信22封,同时刊发了信件的手迹及照片,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发表。第一封是叶圣陶1947年2月2日致巴金的信,市立剧专在戏剧节要举办展览,他向巴金借取曹禺的原稿。

巴金先生曾经深情讲述过他与叶圣陶先生一生的友情和信任,他写道:“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只一位,而叶圣陶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。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,我的意思是——写作和做人,都包括在内。”

他们友谊的纽带是漫长的岁月,在书信中,他们交谈阅读彼此文集和新作的感受,交谈老友的情况,关切询问对方的身体健康,尤其是在隔绝语音的一段时期之后,思念之情尤为深刻。1974年1月11日的信中,叶圣陶遗憾地写道:“七一年及去年,我曾尝到

顽童忆往

郁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
“小圩”和“大圩”

我老家是长江边的“圩区”,通常由一条数十米高的“大圩埂”分出大圩和小圩。“小圩”紧靠长江,主要是旱地,“大圩埂”以内的“大圩”则是水田。绝大多数人家住在小圩旱地,“小鬼”们能不少事,比如学大人的样子捡棉花,掰玉米,或者在大家挖松的花生或红薯地里捡花生或红薯。

初学乍练,免不了闹笑话。我总以为“捡棉花”就是跟在妈妈后面,爬在一人多高的棉花树底下,捡拾掉在地上的棉花。一垄棉花捡到头,大人们收获好几口袋,我却只捡到一小把。掰玉米也有诀窍,如果不是先剥开玉米的包衣,左手稳住玉米秆,

有稽之谈

谭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

“双商”在线

说到运动员,仍有不少人对他们有着刻板印象,认为运动员就是那种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的人,其实不然,现代竞技体育对运动员的智商要求都很高,尤其是拿到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都是很聪明的。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是更快、更高、更强,如今又加上更团结,因此对运动员情商要求不低。现代体育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比赛,还是彰显综合国力和文化输出的体育外交。

就拿巴黎奥运会上的中国运动员来说,夺得网球女单冠军的郑钦文的赛后采访堪称教科书,不仅表述流畅得当,而且满满的爱国情怀。而且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还能使用流利的英语。自由泳100米冠军潘展乐的答记者问也是智商、情商